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Turn out to Be Flowers Blooming Everywhere

——福建省第 23 届戏剧会演概述

撰文/木 凡

福建省第 23 届戏剧会演自 10 月 26 日起,至 11 月 21 日结束,参演剧目 33 台,其中大戏 23 台,木偶专场 2 场 5 个小戏,中戏 1 个,小戏 4 个。从艺术性、观赏性、戏剧性等综合指数来看,各个地方各个剧种都涌现一批比较优秀的剧目,厦门、福州、漳州、泉州等东南沿海地区和省直院团仍是中坚力量,展示了一批有一定水平的剧目,省团的越剧《唐琬》、京剧《北风紧》,漳州的芗剧《王翠翘》,厦门的高甲戏《阿搭嫂》、音乐话剧《雁叫长空》,莆田的莆仙戏《杀贡鹤》,福州的闽剧《王茂生进酒》等剧整个舞台呈现都让人印象深刻。

我省会演惯例是三年一次,这也符合人才培养和剧目产生的规律,这次会演用了四年的准备时间,在剧本创作上作了充分的准备,虽然未能取得重大突破稍显遗憾,但是在一、二度的创作上许多剧目仍不乏创新意识和精彩之处。本届会演剧目样式、风格有多元化倾向,有新编历史剧、现代戏、小剧场话剧、音乐话剧、实验歌仔戏、改编传统戏等。总的来说,收获最丰的应属老戏新编,7 个优秀剧目奖占了 5 个,6 个优秀剧本奖占了 4 个,这股从经典传统戏中进行改编的潮流也刮起了会演一波波高潮,虽然改编的幅度各有不同。具体来说,《三家福》、《连升三级》改动的幅度不大,《王莲莲拜香》、《王茂生进酒》、《杀贡鹤》则从新的角度来解读传统戏。传统戏表现出以戏乐为主要特征的娱乐方式,王国维说“吾国之人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从民间生长起来的戏曲,带着强烈的娱情色彩,有别于诗文等寄托文人情志的作品,也有别于西方戏剧。传统戏在娱情审美功能的制约下,往往排斥主题的深刻性、题材的严肃性,多浅显而易解,改编后的传统戏,既保持原有的风味,又加入现代人的感怀,还做了符合现代观众欣赏习惯的删削,使得这批戏既呈现出由喜剧性带来的热烈娱情效果,又呈现出对传统道德的新思考。《杀贡鹤》表现尤为明显,巧妙将“人与禽兽”共处一堂,略带荒诞中发人深省“人何以禽兽不如”。与前几个改编戏不同,《窦娥冤》则是对关汉卿的原作做了颠覆性的解构后再重构而成,将窦娥临刑提到第一场来,又将窦娥与窦天章的父女情置于全剧的重要位置。也有一批修改



越剧《唐琬》剧照

前几届中得奖剧本参加,并取得突破性的提高的,如《北风紧》将人物逼迫到极至两难的情境来展示左冲右突的心理困境,使全剧呈现出拷问生活、拷问命运的力度。在挖掘、呈现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在性格的同时,让他在情与义、故国牵挂与异国之恩中进行抉择,且这种抉择关系到故国的存亡和异国十万将士的性命。因为传统文人的价值观念在这一抉择中的不能两全,宣示了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必然性。主人公在两难的境地中是无解的,故而这一人物形象留给了我们太多的关于人生价值观与命运指向的回味与反思。加工后的《北风紧》一改原来结构松散、情节推进缓慢的毛病,删繁就简,将关键场次的戏做足做深,使全剧流畅感人、跌宕起伏,尽显京剧各流派表演的艺术魅力。修改后的《王翠翘》使角色自身生发出感动人、吸引人的力量,尤其突出表现在后半场。这在当代戏曲创作中越来越少见,从呈现在舞台上的许多戏来看,更多时候,在人物矛盾与情节推进中存在着技术性的痕迹,是剧作家们在绞尽脑汁地想感动观众,而非角色自身独特的个性魅力和水到渠成的舞台动作感动了观众,也就是说,作者在《王翠翘》的后半场,已经成功地将自己消弭在真实的、气韵丰盈的角色之中。当然,屡经斧削,《王翠翘》难免出现一些顾此失彼的漏洞,在人物上也存在许多问题,具有较大的修改与延展空间。虽然这些戏都仍然有继续发展的余地,可能在巨人的肩膀上更进一步也已



高甲戏《连升三级》剧照

经难能可贵了。从这批改编本我们也可以看出这届会演剧本在思想性与文学性上有所削弱，而在民间性与娱乐性上有所增强，出现文人戏逐渐向民间戏回归的风气。

本次会演中女性题材大放异彩，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亮点，尤其是三部红颜薄命的古装戏剧目尤为撼人心弦。芳华越剧团的《唐琬》一改钗头凤以陆游为主的叙事策略，注重深挖唐琬的内心世界，力图复原一个有血有肉，一代美女兼才女无奈的心路历程。这是自尊自傲的女性形象，可以说正是她的性格决定她的命运。一个以情为一切的弱女子妄图对抗整个正统社会的家长制，注定了悲剧结局。更何况她的骄傲性格，如果她愿意妥协，稍微委屈自己，封建社会的“七出与三不出”是不会驱逐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若说唐琬是主观意愿为主导的放弃自我，那么《黄花约》则从客观环境上塑造出了封建时代女性生存的不易。秋海棠是相当委屈自己，遭受侮辱之后，为了所谓的名节忍气吞声但求不为人知都不可得，还得走进牢房过起囚犯生活，最后甚至付出自

己年轻的生命。她是被社会可怕的舆论情境逼到了绝路，却也反映出了当时社会女性可悲的普遍环境。抛开温婉的女性柔情，芗剧《王翠翘》从另一个角度塑造了巾帼不让须眉具有阳刚之气的女子形象。“举世无人论信义，唯有弱女道义担”，正是这样一种信念，王翠翘跳离了情情爱爱的狭窄圈子，努力追寻自己自我的人格价值所在。她与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相结合，当她有机会与自己心爱之人双宿双栖，并可以获得遵义夫人朝廷赐封的莫大荣誉，她却选择了为那个自己所不爱之人殉情。她所有的情境都预示了今后美好的生活，却毅然拔出匕首刺向自己的心窝，这样的自尽尤显得悲壮感人。谁说女子不如男，在那帮出尔反尔为了官位利禄不惜出卖自我的胡宗宪等一批儒家弟子前，古贤轻生死重然诺的美好理想人格在怀抱琵琶的青楼女子身上复苏。唐琬、秋海棠、王翠翘可谓封建时代的三位奇女子。

23届会演除了让人震撼于古代三位多才多艺艳冠群芳女子的香销玉陨，扼腕叹息于美好事物的毁灭，咀嚼悲剧所带来心灵洗礼，另一些市井妇女的家长里短也以其独特的魅力令人不容忽视。省实验闽剧团上演的《王莲莲拜香》和厦门歌仔戏团的《阿搭嫂》都以呼唤人性的至真至纯，感悟人间的真善美凸显世间的脉脉温情。《王莲莲拜香》改编自传统剧目，原是传奇人物甘国宝的附属物，剧作家把它层层剥离开来，提炼出一个由善趋恶，又由恶转善的王莲莲形象。她从寄人篱下的孤女一跃而为人人尊贵的“财主妈”，又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财主妈”不幸沦为一无所有阶下囚之妇，并以拜香的形式虔诚地表示对过去的忏悔。表现出人世间祸福无定，只有与人为善才是至理，传达出对人间爱心的呼唤。如果说王莲莲侧重的是个体的善恶转变，阿搭嫂则从社会普遍意义层面强调爱的奉献。不仅是自我不为恶，还要更进一步转为关心他人，奉献爱心，为共同打造美好和谐的社会做贡献。随着城市进程的不断扩张，乡下人也越来越多进了城成为了城里人，而原来的朴实善良也逐渐迷失在都市的物欲横流之中。在这样人情淡漠，亲情缺失的一个情境，阿搭嫂仍然坚守泥土的厚实与质朴。以“绑童案”为主线，利用高甲戏丑程式动作的丰富与成熟，剧作以幽默夸张的手法塑造了一位朴实善良古道热肠的农村妇女形象。这个人物形象刻画对于习惯旦角表演的吴晶晶来说，虽然是跨行当表演，但她还是非常出色地在舞台上呈现了这样一位普通、饱满而鲜活的闽南妇女形象。或者说我们见惯了戏剧中表现市井普通小人物悲剧命运的故事题材，这两部戏摒弃了话剧式内涵的深刻，只是简单地表现出对人情人性的呼唤，戏简单生动而又不失现实意义。跳离女性的圈子，我们也可以看到本届会演中《三家福》、《王茂生进酒》也在不约而同表现着小人物的真情真义的可贵与难得。

此外，本届的会演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厦门歌舞剧院《雁叫长空》以音乐剧加话剧的独特形式，来承载革命时代战争中五个女兵的不平凡长征道路。通过美好的女战士们展示整个革命战争年代女士兵的缩影。有这些美丽倩

影的地方,总是有温情与浪漫,然而残酷的战争往往总是最惨烈地击碎她们的梦想。既是士兵又是一个女人,长征路上女性的符号使她们成了累赘、脆弱与被抛弃的对象,可是作为一名士兵她们明显地又比男性更加懂得坚忍、自强与牺牲。战争真的该让女人走开吗?追上部队的女兵发出撕心裂肺的呐喊“这是为什么”,不仅激发着我们对战争的思考与审视,更进一步拷问着我们的人性。

现代戏的女性不得不提赣剧《木樨花开》,演绎了当代贫困小山村一个中国农村妇女善良女子樨花的故事。正是人如其名,自然界中的樨花经历霜后总是开得最美最香。知青时期的爱情,成了她二十几年磨难的开始,木樨林的收购风波,考验了夫妻情、母子情等等,最终这个被深深伤害过却又坚忍自强的女子如同清雅幽香的木樨花傲然开放。似乎女性总是善良美好的代名词,除了这些人世间美好的女子百花争艳,福建沿海地区所普遍信奉的两位女神临水夫人陈靖姑与妈祖林默娘也来竞相开颜,《临水夫人》、《妈祖》把两位女神如何生长的一生经历浓缩于小小氍毹之上。除了上述所举,两部来自传统题材的《孟姜女》、《窦娥冤》也各有特点。

女性题材的剧目本届会演中以量多质优而令人印象深刻,其他题材剧目也不乏出彩之作。文人题材的剧作数量虽不多,却也各自从不同角度探讨人格人性。如《北风紧》展现北仕文人失落的心灵家园,《杀贡鹤》考验人性与兽性挣扎间文人的操守,《功德碑》考量文人情与法的选择,《饲牛记》表现文人名利面前威武不能屈的气节。现代社会问题题材《烟》以烟为载体,解读现代社会中时尚的年轻男女如何寻找自我价值定位,《网瘾少年》剖析家庭教育对小孩的深刻影响。农村题材《新来的村支书》、《张仁和》讲述的是农村干部在建设新农村中所做的突出贡献。

这次会演出现的新特点是,出现了二台实验性质的戏剧:小剧场话剧《烟》、实验歌仔戏《孟姜女哭长城》,使这次会演呈现出多样化的倾向。《烟》贴近年轻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剧中作者没有去指责年轻人中求名求利、相互攀比的浮躁而是在总体上呼唤一种平常心。《孟姜女》写孟姜女对秦皇始由怨到爱、对范喜良由爱到怨变化,召唤着真情真爱。两剧均融入了许多时尚元素,以比较前卫、甚至是荒诞的形式来呈现,表现出探索精神,尤其是后剧,以“戏弄经典”为号召,在台上玩出较为新鲜的形式来,并有两位功力深厚的演员相助,自如地跳进跳出剧情,情深处随时打断变化自己的情绪,赋予整个舞台轻松并思考着的张力。

现代戏共有9台参演,总体上仍处于弱势地位,有些仍摆脱不了配合政策的宣传需要,人物单面、矛盾简单,但是《木樨花开》却开始表现出对人物情感的关注,主创人员将笔墨用在由特殊人物关系而产生的情感纠葛与痛苦上,生活提炼更加艺术化,使现代戏舞台飘散着一股淡淡的木樨香。

稍显遗憾的是本届新编古代戏量不多,质也显弱,深度

挖掘不够,人物个性模糊。可供一提的只有越剧《唐琬》,品位高,文学性强,文词蕴藉,直逼婉约词,显示出作者对唐琬独特的女性心理的探幽发覆,但过于强调心理情感而淡化了情节,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值得关注的是,这次的会演对民间职业剧团敞开了大门,计有芗剧《三家福》、闽剧《黄花约》、《功德碑》3台由民间职业剧团精心排出来的戏参加演出,这为一向由国有专业剧团独唱的戏曲舞台增添不同色彩。虽然演员、剧本等各个方面还稍显粗糙,但让人欣慰的是我们也听到了地道的剧种音乐与唱腔中传统戏曲的味道。尤为难得的是,这些民间职业剧团大都系经营者自筹经费参加会演,多者达几十万元,少者也有十几万元,不由人不为他们所洒的一腔热情产生敬意。在福建沿海地区近800个民间职业剧团,“你方唱罢我登台”,正方兴未艾地活跃于城乡舞台。这些民间职业剧团的喧天锣鼓能否挽救日薄西山的戏曲?亦或将以等同于民俗祭仪与神诞纪念演出的工具?亦或在演出中由自发到自觉,逐渐明确并提高自己的艺术追求?亦或产生出有推广意义的戏曲团体的运营新机制?这些问题不是能或不能、是或不是的简单判断可以回答,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无论如何,民间职业剧团已经跨出了迈进全省会演门槛的关键一步,虽然在演员的表演、身段、运腔上仍带着一些草台气。

本次会演还有一个令人可喜的现象是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寿宁北路戏在20年的沉寂之后重新登上舞台,历尽艰难提供了一部儿童剧《网瘾少年》,将古老剧种与当今社会的最现代化产物网络相结合,演出效果不错,也挺感动人,可惜未能很好得保留自己的剧种性,尤其是音乐散失传统曲牌的韵味。其实本届的会演音乐非常优秀突出的也没有,但背景、场景音乐设计、唱腔设计普遍比上届好,有传统又保留创新,每个剧目的音乐基本都很统一完整。《唐琬》、《北风紧》、《黄花约》、《木樨花开》、《阿搭嫂》、《杀贡鹤》等许多剧目都既能依据剧情展开唱段,又保留住传统音乐曲牌的风格。与往届相比,本届有一个突破就是另外颁发了伴唱奖,莆仙戏《妈祖》与南词戏《武夷寒兰》的两位伴唱优美的唱腔,在音乐主体与光鲜的舞台光环背后,不被人重视却给剧目产生良好的陪衬作用。

如果还有什么要说的,可能就是舞美了,基本都能符合剧情需要,为演员提供表演空间。尤其是古田闽剧团选送的《临水夫人》,巧妙切割舞台空间,营造出天上人间不同的时空感,令人耳目一新。而《阿搭嫂》侧重于空间功能性的构架,随着剧情发展,自由开合舞台上双层结构导引出的5个空间,虽然整个演出场景是频繁更替的,却不显杂乱,反有一种灵动感。而且配合剧情展示当时当地的风土人情,营造浓郁的地域特点,呈现独特的文化底蕴。

(木 凡:福建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责任编辑 / 周 明